编者按

“山西多少县，大兴多少营。”一句在京南大兴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说法，在当地的地图上仍然可以得到惊人的印证，这些以“营”命名的村庄密集分布在大兴区东南部，以采育为中心，沿凤河两岸自西北向东南依次排列，其中很多便直接以山西县名命名。它们是明初自山西向北京移民在这一带所留下的历史地理基因。不过，在当地，也像在全国很多地方一样，那次影响深远的移民，最终也浓缩成了一个“山西洪洞大槐树”的传说，世代相传。更多的历史信息却早已风流云散，很少得到必要的关注和梳理。

为此，“北京地理”推出“**凤河移民考**”系列报道，选取村庄个案，以田野调查的方式，从**地名、方言、家谱、族群、祭祀、饮食、民俗、口头传说、地方戏曲、旧物遗存**等角度，尽可能地搜剔蛛丝马迹，寻析根脉、梳解源流。无论如何，这种根脉和源流一定隐秘地连接在过往、现在与未来之间，哪怕这种联系看上去不过细如发丝。

寻析根脉
梳解源流
北京地理
总第1224期

凤河畔移来“七十二连营”

大槐树移民散落凤河两岸

“采育，官方记录在册的历史，今年整一千个年头了。”参与《采育镇志》编写的当地退休教师范云龙说。这说的是“采育在辽开泰元年称为‘采魏院’”，“开泰元年”正是1012年。元朝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，采魏院置属上林苑，更名“采魏里”。但在当时，除采魏里以外，凤河沿岸其他地方还是一片河滩“沙漠地”（《宸垣识略》），人烟稀少。而元代关于“采魏里”的记述，也只有一个名称。直到明初，远方的移民来到凤河两岸，这片土地开始变得生动起来。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钧科在《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》一书中介绍，元末明初，社会动荡使北京地区人口大量减少，地旷人稀。为充实北京地区的人口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，增强抗御败退漠北的蒙古势力卷土重来的实力，明初便开始有计划地从地少人稠的山西、山东等地向北京地区大量移民，每次移民动辄万户。

永乐初年，在采魏里旧地设置蕃育署，仍属上林苑；同时，在其周边“移山东、西民填之，有恒产，无恒赋，但已三畜（鹅、鸭、鸡）为赋，计营五十八”，由此形成一批“营”为名的移民村落。尹钧科称，《宸垣识略》中的这一记述不仅涉及明初移民被安置的确切地点，而且也透露了明初安置移民的措施信息，特别是“计营五十八”，明确记载了这次在采育地区安置山西、山东移民所形成的新居民点数量（其中以山西移民居多）。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蕃育署更名为采育营，“采育”一名由此延续至今。

在采育一带凤河两岸，则一直有以“三桥、四门、五台、八庙、七十二连营”来形容这一地区的五大名胜。三桥分别是“北大桥、西大桥、南大桥”；而采育周围过去高高建起的土围墙上开出的“东、西、南、北”门则是“四门”；“七十二连营”有“铁壁固守，外寇难侵”之意，是指以采育为中心西北起解州营，东南到凤河营，沿凤河全长二十华里的一批村落（“七十二”形容其多，并非实指）。

范云龙介绍，七十二连营范围涉及今天的采育、长子营和青云店三个镇。作为明初大移民的一部分，这些村名就是传说中的“洪洞县大槐树移民”在凤河两岸散落的基因。

黄沙岗子飞来的“凤凰”

凤河，流经大兴区的一条重要河流。一个传说是，当年南海子东南是一片黄沙岗子，寸草不生。有一只凤凰飞呀飞，飞不动了，坠落下来，出现了一条形如凤凰的河流，人们叫它凤河。凤凰洒落的血迹也化作了一条小河，从南海子一直通向凤河，成为凤河的源头，那就是团河。由于有了团河，南海子东南的黄沙岗子慢慢长出了芳草、树木，还引来了无数飞禽猛兽。凤河流域在明清两代属于大兴县和东安县（今廊坊市安次区）。范云龙介绍，长子营、朱庄、采育、大皮营、凤河营等数十村，清乾隆年间由东安县划归大兴县管辖。

采育镇人大办公室主任袁绍恒觉得，虽然觉得现在的凤河“没有什么看头，也不是很宽，但是大兴很重要的一条河流”，因为历史上的永定河经常摇摆不定，一旦发大水，就会影响到凤河两岸的采育地区。在沁水营村民张誉的印象里：“58年前吧，永定河上游没有修官厅水库、三家店拦河闸的时候，我们下边这一带经常发水。”五十多年前的凤河，河道虽然已经萎缩，但是还能够遥想祖先当年迁徙过来时的影子，“河水非常清，河底的小鱼看得清清亮亮的”。

如今，村庄依然生长在凤河两岸，但凤河已经变化很多。凤河原发源于团河地区，1950年对凤河上段河道进行了清淤，凤河从此才有了固定的河床。1955年自南红门至通县马驹桥段挖通，将凤河上游水导入凉水河，称为新凤河。凤河则改源于南大红门分水闸，在凤河营出境进入廊坊。采育距离河北特别近，袁绍恒觉得，“当年如果不是慈禧觉得风水不好，修京津铁路不走南海子公园，所以铁路从丰台绕了，要不然，我们采育肯定要比廊坊还要热闹”。

唯一的古槐还活着

“三桥、四门、五台、八庙、七十二连营”，这样描述的采育，范云龙只见过采育周围高高建起的土围墙上开出的四门，那还是解放初期的事情：“南门到北门有五里地，是个很小的城，但我也是看过晨钟暮鼓的人啊。”

范云龙介绍，采育镇内原来有条著名的胡同，名曰“鞑子胡同”，被南大街横穿分为东、西两段。其中西鞑子胡同自清初起就曾设守御、守备或者都司驻守。乾隆年间起，设采育巡检司，驻军多时曾达180余人。年老退役人员携眷属及他们的后裔多居住在东、西鞑子胡同。因此，胡同内住户曾多为旗人。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波及采育地区，房屋倒塌数千间，之后政府在原胡同旧址上重新规划建设，“鞑子胡同”不复存在。

另外，范云龙听老辈人说，采育镇南门外的“观音庙”、南门里的“娘娘庙”、东门外的“药王庙”、东门里的“文庙”、北门外的“真武庙”、北门里的“关帝庙”、西门外的“灶君庙”、西门里的“天齐庙”总称“八庙”，到解放前后大多已经坍塌，“我上学的采育中学，当时就是石佛寺和关帝庙合起来用的，‘文革’期间全部都拆了。”

采育地区原本有很多老槐树，现在只在下长子营的村路中间还保留下一棵。在京、冀、鲁、豫等很多地方，有一个传统习惯，人们把槐树视为一种吉祥树，把它栽种在庭院里、大门前、十字路口或寺庙里。

当地至今流传有“折槐枝”的说法：移民们动身时，不愿离开，纷纷拽住槐树，仿佛是拉住亲人的手，死死不放。那些移民官员和押解的差人开始驱赶，拔出刀剑砍断人们拽着的槐树枝。将要踏上长路的人们，拿着槐树枝，大槐树渐渐望不到了，只有手里的槐树枝，成了心中古大槐树的象征。

对家乡的感情，对亲人的眷恋，都倾注在这小小的树枝上了。把它珍藏起来，带在身边。想起故乡，想起亲人，就悄悄拿出来看看，把这些槐树枝小心翼翼带到新迁住的地方，栽种在新居的庭院里、大门外和道路旁。沁水营村民张贺才说：“有的人还烧上香、献上供品，朝槐树叩拜。家里有什么难事或灾难也面对槐树，祈求祖先保佑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做法沿袭下来，后来逐渐演由祭祖变成了拜神。”

解放前，采育地区有很多老槐树，其中四五百年的槐树也不少，但是大多毁于“文革”中。长子营镇宣传部田老师仔细绕着这棵唯一的古槐看了又看：“原来这树早就掏空了，但还是活的。”

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（除署名外）/实习生 杨奉焓

大兴区“七十二连营”分布图。这些称为“营”的村庄以采育中心，沿凤河两岸密集分布，是明初自山西、山东向北京移民所留下的历史地理基因。 绘图/李丙鑫（大兴区退休干部，乡土文化学者）

采育镇街心广场上的现代雕塑。作为明代蕃育署驻地，采育曾是这一带移民村落的核心。

长子营附近的凤河河道。

采育地区唯一的古槐树仍然生长在下长子营的村路中间。

采育地区五大名胜之一“五台”纪念石碑“五台溯记”。

乡土记忆

从明初被动移民到现代主动迁徙

●范云龙，退休教师，参与编写《采育镇志》

采育地区在凤河两岸，这里的土地不是大家认为的种西瓜的沙地，采育的土地是“两合地”，比沙土重，比泥土轻。早时候采育的小米很有名，说的是“采育的小米，马桥的棒子”。小米产量不高，主要是为了要它的秸秆好喂养骡马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采育一带种植了一段时间的水稻，大概只有十年左右，后来因为河道污染，地下水位下降，又不弄了。70年代末从团河农场学习怎么种植葡萄，这个路子比较对，采育的地特别适合种植葡萄。

现在采育的范围缩小了，一部分现在划为采育经济开发区，是市属开发区，外来务工人员也多，他们也算是迁徙吧，但这是主动迁徙，和我们老祖先的被动移民不同。

老的采育镇早就不存在了，采育在唐山大地震中破坏严重，是北京的重灾区。采育镇后来重建，现在是一片崭新的现代城镇，镇属的13个村子已经全部拆迁，现在镇政府所在地的几十栋新房都是回迁房，最近大兴区政府要求这13个村子都撰写自己的村志，这可怎么撰写啊，太多有价值的历史内容早就消失了，而且消失了好几次。

专家说法

北京郊区村落的形成和移民关系很大

●尹钧科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

北京郊区村落的形成和移民文化有很大关系。为了保卫大明江山，明王朝在全国各地设立许多卫所，屯驻重兵。尤其北部边疆，卫所林立，兵多将强，或出兵北征，或据险防守，战事不断，耗饷巨额。明太祖所说，“养兵而不病农者，莫若屯田。今海内宁谧，边境无虞。若使兵但坐食于农，农必受弊，非长治久安之术。其今天下卫所督兵屯种，庶几兵农合一，国用以。明代大兴屯田之风。采育附近的迁徙，就是民屯。另外还有军屯。

当时也有迁富户实北京。明朝永乐中所选富民徙北京者，有三千户，“充宛平、大兴二县厢长，附籍京师，仍应本籍徭役。”这些富户大都居住在北京城关厢。宣德十年九月，“免德胜关富户原籍户丁徭役，时翟原奏，本关富户王礼保等一千四百五十七户，俱系各布政司府、州、县取来填实京师，岁久贫乏，乞免原籍户下徭役供给。”由于这些富户负担很重，日子久了也出现逃跑的情况。

还有迁徙流民或罪囚于北京。例如永乐十五年三月，“刑部、都察院移文诸司：除十恶、强盗监候审决，其杂犯死罪及流、徒以下，悉纵还家营路费，赴北京输役赎罪。”上述流民或罪囚徒到北京地区后，便在所耕种的土地上安家落户，形成新村，今天大兴的留民营，就是明初所迁徙留民在这里屯种形成的村庄。因为“流民”不雅，所以改为“留民”。怀疑昌平的北流村、大东流村也是与此有关。

责编 耿继秋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陆爱英